

第十四回 捨死命救人為識英雄

詞曰：

肉眼無知肉食鄙，肮髒英雄，認作駑駘比。不是虛拘縛其體，定是苛文致其死。自分奇才今已矣，豈料臨刑，突爾逢知己。拔起邊庭成大功，始知國士能如此。

——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法司，接了聖旨，隨即會同定了審期，在公衙門提出侯孝來同審。這日，適值鐵公子又因有事，到京中來省親，問道：「母親，父親因為甚公務出門？」石夫人道：「為審一員失機該殺的大將。這件事已審過一番，今奉旨典型，不敢耽延，大清晨就去了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孩兒聽得邊關連日有警，正在用人之際，為何轉殺大將？父親莫要沒主意，待孩兒去看看。」石夫人道：「看看也好，祇是此乃朝廷大事，不可多嘴。」

鐵公子應諾，因叫長班領到三法司衙門去看。祇見那大將侯孝，已奉旨失機該斬，綁了出來，祇待午時三刻，便要行刑。鐵公子因分開眾人，將那在將一看，祇見那人年紀祇好三十上下，生得豹頭環眼，燕頰虎鬚，十分精悍。心下暗驚道：「此將才也，為何遭此！」因上前問道：「我看將軍堂堂凜凜，自是英傑中人，為何殺人不過，失了事機？」那大將聽見說，他殺人不過，不禁暴聲如雷，道：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便死便殺，也不為大事。祇是我侯孝，兩臂有千斤之力，一身有十八般本事，怎的說殺人不過？失了甚麼事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既不失機，為何獲此大罪？請道其詳。」那大漢道：「罷了！事到如今，說也無益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不說也罷。祇是日今邊庭，正需用人，將軍還能力戰否？」那人道：「斬將擐旗，本分內事，有甚不能？」

鐵公子聽了，便不再問，竟氣忿忿直沖著甬道，奔進三法司堂上來，大叫道：「三位老大人乃朝廷卿貳大臣，宜真心為國！為何當此邊庭緊急之秋，國家無人之日，乃循案牘具文，而殺大將？誤國不淺！請問還是為公乎，為私乎？竊為三大人不取也！」刑部侍郎王洪與理寺卿陳善、都察院鐵英三人，因過學士本上有「先正典刑」之言，聖旨準了，便不敢十分辯駁。雖同擬了一個「斬」字，請下旨來，心下總有幾分不安。忽見有人嚷上堂來，不覺又驚、又愧、又怒。再細看時，卻認得是鐵公子，刑部與大理不好作威，到是鐵都院先拍案怒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小畜生！這是朝廷的三法司，乃王章國憲森嚴之地，三大臣奉旨在此，審獄決囚。你一介書生，怎敢到此狂言，法不私親，左右拏下！」

鐵公子大叫道：「大人差矣，朝廷懸登聞鼓於國門，凡有利弊，尚許諸人直言無隱，怎出生入死之地，不容人伸冤？」鐵都憲道：「你是侯孝甚人，為他伸冤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孩兒素不識侯孝，怎為他伸冤？但念人材難得，乃為朝廷的大將伸冤。」鐵都院道：「朝廷的大將，生殺自任朝廷，關你何事，卻如此胡為？快與我拿下！」衙役見都院吩咐，祇得上前來拿。刑部與大理寺都搖頭道：「且慢！」因將鐵公子喚到公座前，好言撫慰道：「賢契熱腸直性，雖未為不是，但國有國法，官有官體，獄有獄例，自難一味鹵莽而行。就是這侯孝失機一案，已系獄經年，水居一兵部，又為他謫戍，則當時論其非而議其過者，不一人矣。豈至今日，過犯尚存，罪章猶在，而問官突然辨其無罪？此國法、官體、獄情之所必無也。設有議輕之奏，尚不敢擅減重條，況過學士彈章請斬，而聖明已依擬，則問官誰敢立異，為之請命哉！勢不可也。」鐵公子聽了，佛然長嘆道：「二位大人之言，皆庸碌之臣貪位慕祿、保身家之言也，豈乃真心王室，以國事為家事者所忍出哉？倘國法、官體、獄情必應如此，則一下吏為之有餘，何必老大人為股肱腹心耶？且請問，古稱堯曰宥之三，皋陶曰赦之三，此何意也？若果如此言，則都、俞、吁、咈，大非盛世君臣也。」

王洪與陳善聽了，俱默默無言。鐵都院因說道：「癡兒子無多言，這侯孝一死不能免矣！」鐵公子忿然曰：「英雄豪傑，天生實難，大人奈何不惜？若必斬侯孝，請先斬我鐵中玉！」鐵都院道：「侯孝前之失機，已有明據，斬之不過一駑駘耳，何足為怪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人不易知，知人不易。侯孝氣骨巖巖，以之守邊，乃萬里長城也，一時將帥，恐無其比。」鐵都院道：「縱使有才，其如有罪何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自古之英雄，往往有罪朝廷，所以有戴罪立功之條，正此意也。」王洪道：「使過必須人保，你敢力保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倘赦侯孝，使之復將，不能成功，先斬我鐵中玉之頭，以謝輕言之罪。」

王洪、陳善因對鐵都院道：「此乃眾人屬目之地，既是令公子肯挺身力保，則此番舉動，料不能隱瞞也。若定然不聽，我三人祇合據定奏聞，請旨定奪。」鐵都院到此田地，也無可奈何，祇得聽從。王洪因喚轉侯孝，依舊下獄，就叫鐵公子面寫一張保狀，差人帶起，然後三人寫了一本，登時達上。此時，邊庭正緊急，拜本上去，祇隔一日，御就批下來道：

邊關此需人正急，鐵英子鐵中玉，既盛稱侯孝有才，可御邊患，朕豈不惜？今暫赦前罪，假借原銜，外賜劍一口，凡邊庭有警之處，俱著即日領兵救援破敵。倘能成功，另行陞賞。如再失機，即著梟示九邊，以儆無能。水居一前薦，鐵中玉後保，俱照侯孝功罪，一體定其功罪。嗚呼，使其過正，以勸其功，朕所望也。死於法，何如死於敵，爾其懋哉！欽此。

聖旨下了，報到獄中，侯孝謝過聖恩。出了獄，且不去料理軍務，先騎著一匹馬，一徑來拜謝鐵公子。二人相見，英雄識英雄，彼此愛慕至極。鐵公子留飯，侯孝也不推辭，說一回劍術，談一回兵機，二人痛飲了一日方纔別去。到第二日，兵部因邊庭乏人，又見期限緊急，一面料理兵馬，一面就催促起身。侯孝這番到邊，雖說帶罪，卻是御批，更加賜劍，一時邊帥無人敢與他作梗，故得任意施展。不半年報了五捷，邊境一時肅清。天子大悅，加陞總兵。水居一先復了侍郎之職，後因屢捷，加陞尚書。鐵中玉力保有功，特授翰林院待詔，鐵中玉上疏辭免，願就制科。過學士自覺無顏，祇得告病不出。正是：

冤家初結時，祇道佔便宜。

不料多翻復，臨頭悔自遲。

卻說水居一陞了尚書，欽詔還京，何等榮耀！那些衛所管轄之官，並上司武弁，前為過學士出力作惡者，盡皆慌了，無不自縛，俯首請罪。誰知水尚書肚皮寬大，並不較量。到了京中，見過聖上，謝了恩。聞知鐵公子在三法司堂上以死力保侯孝，侯孝方能成功；又訪知前日打大夬侯養閑堂，救出韓願妻女，既感其恩，又慕其豪傑。既到了尚書的任，即用兩個名帖，來拜鐵都院父子。

鐵都院接見，略敘寒溫，水尚書即欲要請鐵公子來相見。鐵都院道：「今秋大比，在西山藏修，改衙失迎候。」水尚書道：「我學生此來，雖欲拜謝賢喬梓提拔之恩，然實慕令公子少年許多英雄作用，欲求一見，以慰平生。奈何無緣。」

「狂妄小子，浪得虛名，我學生正以為憂，屢屢戒飭，怎老先生轉過為垂譽，何敢當也？」水尚書道：「令公子俠烈非狂，真誠無妄，學生非慕其名，正慕其實，故殷殷願見也。」鐵都院道：「下學小子，既蒙援引，誠厚幸也，自當遣其上謁。」水尚書道：「倘蒙賜顧，乞先示知，以便掃門恭候。」再三懇約，方纔別去。正是：

秣馬明所好，溯洄言願清。
殷勤胡若此，總是為伊人。

鐵都院本意，原不欲兒子交接，因水尚書投帖來拜，又再三要見，不可十分過辭，祇得差人到西山，報與鐵公子知道，就叫他進城來回拜。鐵公子聞知，因想道：「他來拜我，祇不過為我保了侯總兵，連他都帶陞了，感謝之意，何必面見。」因吩咐來役道：「你可稟上太爺，就說我說，既要山中讀書，長安城中，乃冠蓋往來之地，那裏應酬得許多來，求老爺一概謝絕為妙。」來役領命回復鐵都院，鐵都院點頭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因自來答拜。

見了水尚書，即回說道：「小兒聞老先生垂顧，即要趨瞻山斗，不期臥病山中，不能如願，獲罪殊深，故我學生將先代為請荆，稍可步履，即當走叩。」水尚書道：「古之高人，祇許人聞其名，不許人識其面，正今日令公子之謂也，愈令我學生景仰不盡。」說罷，鐵都院辭了出來。

水尚書因暗想道：「我女兒冰心，才貌出眾，聰慧絕倫，我常慮尋不出一個佳婿來配他。今日看起這鐵公子來，舉動行事，大是可見。況聞他尚未婚娶，又與我有恩，若捨此人不求，真可謂當面錯過矣。但不知人物生得如何？必須一面，方可決疑。」主意定了，即差人去細細訪問，鐵公子可正在西山讀書否？差人回報果在西山讀書。水尚書因瞞著人，到第二日，起個絕早，竟是便服，祇自騎了一匹馬，帶了三四個貼身伏侍的長班，悄悄到西山來拜鐵公子。

此時鐵公子朝飯初罷，就差役報知水尚書來拜他，他打動了水小姐之念，正在那裏癡想道：「天下事奇奇怪怪，最料不定，再不料無心中救侯孝，倒像是有心去救水尚書的。設使當日不在縣堂之上遇見水小姐，今日與水尚書有此機緣，若求他女兒，未必不允。但既有了這番嫌疑，莫說我不便去求他，就是他來求我，我也不便應承，有傷名教。想將起來，有情轉是無情，有恩轉是無恩，有緣轉是無緣，老天何顛倒人若此！」正沉吟思索，忽見一個長髯老者，方巾野服，走進方丈中來。到了面前，叫了一聲：「鐵兄，何會面之難也！不怕令人想殺！」鐵公子倉卒中不知是誰，因信口答道：「我鐵中玉面皮最冷，老先生想我，定是不曾會面；今既會了，祇怕又不必想了。」因迎下來施禮，那老者還禮畢，因執著鐵公子的手，細細端詳道：「未見鐵兄，還是虛想，今既見鐵兄，實實要想了。我學生一還京，即登堂拜謝，不期止謁見尊公，而未睹臺顏，悵然而返。後蒙尊公許我一會，又慎重自持，不肯賜顧。我學生萬不得已，故今悄地而來，幸勿罪其唐突也。」

鐵公子聽了，驚訝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卻就是水老先生了？」水尚書道：「正是學生水居一。」因叫長班送上名帖。鐵公子道：「晚生後學，偶爾憐才，實不曾為青天而掃浮雲，何敢當老先生如此鄭重？」水尚書道：「我學生此來，實不為一身一官而謝提拔，乃慕長兄青年有此明眼定識，熱腸壯氣，誠當今不易得之英雄，故願一識荊州耳。」鐵公子因連連打恭道：「原來老先生天空海闊，別具千秋，晚生失言矣。」因請坐奉茶，一面叫人備酒留飯，草草與水尚書戲飲。

水尚書原有意選才，故諄諄問訊。鐵公子見水尚書偕遠而來，破格相待，以為遇了知己，便傾心而談。談一會經史文章，又談一會孫吳韜略，論倫常則名教真傳，論治化則經綸實際，莫不津津有味，鑿鑿可行。談了許久，喜得水尚書頭如水點，笑如花開，不住口贊羨道：「長兄高才，殆天授也！」又談了半晌，水尚書忍不住，因對鐵公子道：「我學生有一心事，本不當與兄面言，因我與兄相與，在牝牡、驪黃之外，故不復忌諱耳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晚生忝居子侄，老先生有言，進而明教之，甚盛心也。」水尚書道：「我學生無子，祇生一女，今年一十八歲，若論姿容，不敢誇天下無二；論他聰慧多才，祇怕四海之內，除了長兄，也無人堪與作對。此乃學生自誇之言，長兄也未必深信。幸兄因我學生之言，而留心一訪，或果了然不謬，許結絲蘿，應使百輛、三星無愧色，而鐘鼓、琴瑟得正音也。婚姻大事，草草言之，幸長兄勿哂。」

鐵公子聽了，竟呆了半晌，方嘆一口氣道：「老天，老天！既生此美對，何又作此惡緣？奈何，奈何！」水尚書見鐵公子沉吟嗟嘆，因問道：「長兄莫非已諧佳偶？」鐵公子連連搖頭道：「四海求凰，常鄙文君非淑女，何處覓相如之配？」水尚書道：「既未結褵，莫非疑小女醜陋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一人有美，舉國皆知為孟光，但恨曲徑相逢，非河洲大道。鳩巢鵲奪，恐遺名教羞耳。坐失好逑，已抱終身大恨。今夏蒙老先生議及婚姻，更使人遺恨於千秋矣！」水尚書聽見鐵公子說話，隱隱約約，不明不白，因說道：「長兄快士，有何隱衷，不妨直述，何故作此微詞？」鐵公子道：「非微詞也，實至情也，老先生歸而詢之，自得其詳矣。」

水尚書因離家日久，全未通音信，不知女兒近作何狀，又見鐵公子說話鶻鶻突突，終有曖昧，不可明言，遂不復問，又說些閑話，喫了飯，方別了回去。正是：

來因看衛玠，去為問羅敷。
欲遂室家願，多勞父母圖。

水尚書因別了回來，一路上暗想道：「這鐵公子果是個風流英俊，我女兒的婚姻，斷乎放他不得。但他說話模糊，似推又似就，似喜又似怨，不知何故？莫非疑我女兒有甚不端？但我知女兒的端方靜正，出於性成，非矯強為之，料沒有非禮之事，祇怕還是過學士因求親不遂，布散流言。這都不要管他，我回去，但與他父親定了婚姻之約，任是風波，亦不能搖動矣。」

主意定了，到私衙擇個好日，即央個相好的同僚，與鐵都院道達其意。鐵都院因過學士前參水尚書，知是為過公子求親不遂，起的豐端，由此得知水小姐是出類拔萃的多才小姐，正想著為鐵公子擇配。忍見水尚書央人來議親，正合其意，不勝歡喜，遂滿口應承。水尚書見鐵都院應承，恐怕有變，遂忙交拜請酒，又央同僚，催促鐵都院下定。

鐵都院與石夫人商量道：「中玉年也不小，若聽他自擇，擇到幾時？況我聞得這水小姐，不獨人物端莊，又兼聰慧絕倫。過學士的兒子，百般用計求他，他有本事百般拒絕，又是個女中豪傑，正好與中玉作配。今水尚書又來催定，乃是一段良緣，萬萬不可錯過。」石夫人道：「這水小姐既聞他如此賢慧，老爺便拿定主意，竟自為他定了，也竟不必去問兒子。若去問他，他定然又有許多推辭的話。」鐵都院道：「我也是這等想。」老夫妻商量停當，遂不通知鐵公子，竟自打點禮物，擇個吉日，央同僚為媒，下了定，過後方著人去與鐵公子賀喜。

鐵公子聞知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入城，來見父母道：「婚姻大事，名教攸關，欲後正其終，必先正其始。若不慎其初，草草會圖才貌，留嫌隙與人談論，便是終身之玷。」鐵都院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水小姐想是容貌不美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若論水小姐的容貌，真

是秋水為神玉為骨，誰說他不美？」鐵都院道：「容貌既美，想是才智不能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若論水小姐的才智，真不動聲色，而有鬼神不測之機，誰說他不能？」鐵都院道：「既有才智，想是為人不端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若論水小姐的為人，真可謂不愧鬼神，不欺暗室，誰說他不端？」鐵都院與石夫人聽了俱笑起來道：「這水小姐既為人如此，今又是父母明媒正娶，有甚豐隙怕人談論？」

鐵公子道：「二大人跟前，孩兒不敢隱瞞。若論這水小姐的分明窈窕，孩兒雖寐寤求之，猶恐不得。今天從人願，何敢矯情？但恨孩兒與水小姐無緣，遇之於患難之中，而相見不以禮；接之於嫌疑之際，而貞烈每自許。今若到底能成全，則前之義俠，皆屬有心，故寧失閨閣之佳偶，不敢作名教之罪人。」遂將前日遊學山東，怎生遇見過公子搶劫水小姐，怎生縣堂上救回水小姐，自己又怎生害病，冰心小姐又怎生接去養病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鐵都院夫妻聽了，愈加歡喜道：「據這等說起來，則你與水小姐正是有恩、有義之俠烈好逑矣，事既大昭於耳目，心又無愧於夢魂，始患難則患難為之，終以正則以正為之，有何嫌疑之可避？若今必避嫌疑，則昔之嫌疑，終洗不清矣。此事經權常變，按之悉合，吾兒無多慮也。快去安心讀書，以俟大小登科，娛我父母之晚景。」鐵公子見父母主意已定，料一時不能挽回，又暗想道：「此事我也不消苦辭，就是我從了，想來水小姐亦必不從，且到臨時，再作區處。」因辭了父母，依舊往西山去讀書。正是：

君子喜從名教樂，淑人遠避禽獸聲。

守正月老難為主，持正風流是罪人。

按下鐵公子為婚事躊躇，不題。卻說水尚書為女兒受了鐵公子之定，以為擇婿得人，甚是歡喜。因念離家日久，又見宦途危險，遂上本告病，辭了回去。朝廷因憐他被謫，受了苦難，再三不允。水尚書一連上了三疏，聖旨方准他暫假一年，馳驛還鄉，假滿復任。水尚書得了旨，滿心歡喜，便忙忙收拾回去。這番是奉旨馳驛，甚是榮耀，早有報到歷縣。報人寫了大紅條子，到水府來。初報復侍郎之職，次報陞尚書，今又報欽假馳驛還鄉。水小姐初聞，恐又是奸人之計，還不深信，後見府、縣俱差人來報，雖信是真，但不知是甚麼緣故能得復任，終有幾分疑惑。

過了兩日，忽水運走來獻功道：「賢侄女，你道哥哥的官是怎生樣復任的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正為不知，在此疑慮。」水運道：「原來就是鐵公子保奏的。」冰心小姐笑道：「此話一發荒唐！鐵公子又不是朝廷大臣，一個書生，怎生保奏？」水運道：「也不是他特保奏哥哥的，祇因哥哥貶官，原為舉薦了一員大將，那大將失了機，故帶累哥哥貶謫。前日過公子要娶你，因你苦以無父命推辭，他急了，祇得求他的父親過學士寫書，差人到邊上去求哥哥。不料哥哥又是個不允，他記了毒，又見邊關有警，他遂上了一本，說邊關失事，皆因舉薦非人之罪輕了，因乃請旨要斬哥哥與這員大將，聖旨准了。這日三法司正綁那員大將去斬，恰好鐵公子撞見，看定那員大將是個英雄，因嚷到三法司堂上，以死保他。三法司不得已，祇得具疏請命。朝廷准了，就遣那大將到邊，帶罪征討。不期，那員大將果然是個英雄，一到邊上，便將敵兵殺退，成了大功。朝廷大喜，道你父親舉薦得人，故召還復任，又加陞尚書。推起根由，豈不是鐵公子保救的？」

冰心小姐聽了，「上話是誰說的，祇恐怕不真。」水運道：「怎麼不真？現有邸報。」冰心小姐因笑說道：「若果是真，他一個做拐子的，敢大膽嚷到三法司堂上去，叔叔就該告他謀反了！」水運聽了，知道是侄女譏諷他，然亦不敢認真，祇得忍著沒趣，笑說道：「再莫講起，都是這班呆公子帶累我，我如今再不理他們了。」說罷，不勝抱慚而去。

冰心小姐因暗想道：「這鐵公子與我緣法甚奇：妾在陌路中，虧他救了，事亦奇了，還說是事有湊巧。怎麼爹爹貶謫邊庭，與他風馬牛不相及，又無意中為他救了，不更奇了？」又想道：「奇則奇矣，祇可惜奇得無謂，空有感激之心，斷無和合之理。天心有在，雖不可知，而人事外錯已如此矣！」寸心中日夕思慕。正是：

烈烈者真性，殷殷者柔情。

調乎情與姓，名與教方成。

水小姐在家佇望，又過了些時，忽報水尚書到了。因是欽賜馳驛，府、縣官俱出郭郊迎，水運也騎馬出城迎接。熱熱鬧鬧，祇到日午，方纔到家。冰心小姐迎接進去，父女相見，先述別離愁，後言重見面，不勝之悲，又不勝之喜。祇因這一見，有分教：

喜非常喜，情不近情。

不知水尚書與冰心小姐說了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